

敬畏传统,传承出新

——专访“美猴王”六小龄童



六小龄童:本名章金莱,著名表演艺术家,章氏猴戏第四代传人,代表作为央视版电视剧《西游记》。



央视版《西游记》剧照。受访者供图



11月28日上演的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本报记者 徐文迪 摄

人。很多剧种中都有演绎《西游记》故事的剧目。

猴戏艺术南北风格不一样。长江以南的南派风格,勾脸简化,戴毛头套;北方孙悟空的脸谱,则线条更多,一般不戴毛头套,用金色的发象象征性表示毛发。

如果用绘画来比喻,南派猴戏的风格像工笔画,北派猴戏的风格像写意画。北派猴戏并不要求严格具体到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眼神,每一个亮相都是猴化的,而是侧重表现齐天大圣人格化的气势;南派猴戏的风格,就比如我父亲,上世纪60年代初《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拍摄成电影后,他成为当时的“南

派猴王”。他和“北派猴王”李万春先生是非常好的朋友,两个人互相借鉴、互相学习成为艺坛佳话。

现在南北风格有些相融了,但我还是希望大家能保持自己的独立风格,形成猴戏艺术百花齐放的局面。

记者在舞台表演和影视拍摄中,塑造孙悟空形象的侧重点有什么不同?

六小龄童:如果在舞台上,通过戏曲元素的组合亮相,动作技巧、情绪表达等,观众可能就不会太注意到我的眼神。但如果镜头直接对着我,这时候就不一样了,我的眼神、内心的展现,得更真实、更细腻。

这就是我们说的“远景见形,近景见神”——全景镜头里,要靠全身动作展现角色;近景、特写时,就要求眼神的表达要非常细腻。一身之戏在于脸,一脸之戏在于眼。准确到位是基本要求,生动鲜活需要靠悟性。

年轻一代猴戏演员要演好、演活“美猴王”孙悟空,第一个老师就应该是真猴子,要跟它互动、交朋友,从高度地模仿到精心地提炼,如此才能为孙悟空形象添彩。

记者:当下,许多传统文化的经典题材都在创新与传承,您认为最核心、最不能丢的是什么?

六小龄童:敬畏传统,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传承出新。年轻演员要向传统学习,把经典剧目戏的基础打好。要演好一出戏,这里面的“行当”很多,比如孙悟空由武生演的为主,也有武丑演的,唐僧由老生或小生演,猪八戒一般由丑行演,沙和尚是花脸应工,白骨精大多是由文武花旦、武旦等出演,每种“行当”都能够锻炼演员,让他们在戏曲艺术上有自己的艺术发挥。

记者:最近有关《西游记》故事演绎的热度也很高。您如何看待当下戏曲越来越热的现象?

六小龄童:这是个好现象,说明大家越来越关注戏曲了,尤其是年轻人对国粹的热衷。我之前去看了国家京剧院演出的《大闹天宫》,他们在传统基础上,根据人物性格,结合演员自身的特长和技巧做一些发挥,这种改编、处理非常好。我们也希望年轻的演员能在传统戏曲的基础上,开拓进取和务实出新。

记者:您现在有没有接触一些年轻的戏曲演员,您和他们之间有没有一些交流?

六小龄童:我通过微博、抖音等平台和年轻一代交流。我会根据演员的特长,提一些建议,当然最终要靠他们自己实践。比如之前我看了一场戏,里面演孙悟空的一位青年演员,台上把子,出手表现不错,他每天用很多时间练习杂技式的技巧。我跟他说:技巧是需要的,但不能过多又杂。因为戏曲演员更要关注剧中人物性格的刻画,身段、表演、情绪,这些更加重要。技巧是锦上添花,不能喧宾夺主。

之后这位年轻演员慢慢悟到,也拿出了更多的时间去研究人物、研究戏,现在就做得挺好。

记者:再次观看新一代演员登台表演熟悉的剧目,有怎样的期待?

六小龄童:今天来到这里,心情不一样。1961年2月,电影版绍剧《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拍摄完成后,首演就在浙江胜利剧院。我曾在浙江昆剧团工作了3年,浙昆也是我的母团。浙昆的经典剧目《十五贯》被誉为“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1956年时《十五贯》也在这儿首演。我第一次正式上舞台,就是在周传瑛、王传淞等前辈大师在胜利剧院恢复演出《十五贯》时“跑龙套”,太有纪念意义了。

今天,我看到又有年轻一代戏曲演员把传统艺术和自己的演绎结合起来登台,这更让我觉得:一部作品只有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才能称得上经典。

希望观众能给予戏曲更多支持和关注,也希望新一代戏曲演员能发挥自己的特长,沉下心来,敬畏传统、打磨技艺、开拓进取。



央视版《西游记》中六小龄童饰演的孙悟空形象。受访者供图

在“倍速时代”打捞不一样的感动

——与表演艺术家金士杰谈《父亲》与父亲



金士杰:著名表演艺术家,主演《暗恋桃花源》《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等话剧。



杭州运河大剧院供图

读懂戏剧 在碎片化时代留住观众

记者:现在短视频等碎片化娱乐形式那么多,您觉得话剧这种需要静心观看两三个小时甚至更久的艺术形式,要如何留住观众?

金士杰:确实,现在大家都很忙,时间被切割得很碎,刷手机成了习惯。但我认为,在这个一切都被加速的时代,我们更需要一个能让人慢下来、专注感受的空间,这正是戏剧存在的价值。

一部好看的戏,应该是时时刻刻充满张力的,让观众无暇去看手机。除非写作的人偷懒了,表演的人松心了,台上的光芒不见了。

我们都写过,知道每一个字写出来之后都需要面对一种审视。看书时,在一两行之间,就知道这本书要不要继续读下去。如果这个人下笔有风,我内心会想“他是何方高手”,会不停地阅读。如果读到第三页时就知道接下来要干嘛了,好奇的欲望就停止了,这代表着笔者和读者的交流失败,或者下笔的人穿帮了。

剧院表演也是一样,要做到“字字有风”,观众才能认真看、认真交流,这才是一个富有美感的交流时刻。

记者:对于年轻观众,您有什么想说的?

金士杰:我想说,“给自己一个机会,体验一次真正的沉浸”。不是戴着VR眼镜的那种沉浸,而是人和人之间真实的交流。在剧场里,你不是被动的观看者,是这场“仪式”的参与者。你的每一次笑声、每一次叹息,都在影响着台上的我们。

短视频带来的是即时满足,但戏剧带来的却可能是一份会在心里留存很久的感动。就像我们这出《父亲》,很多观众看完后说,回家后好几天都在回想剧中的情节,重新思考自己和父母的关系。这种深度,是任何碎片化的娱乐所提供不了的。

本报记者 张亦盈 谢丹颖

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父亲的形象。

11月28日至29日,话剧《父亲》在杭州运河大剧院上演,作品由法国导演、作家弗洛里安·泽勒创作,导演蒋维国执导。剧中主人公安德烈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在与女儿安娜的相处中,他不断陷入记忆与现实交错的时空漩涡。

表演艺术家金士杰在《父亲》中饰演安德烈,带领观众进入一个阿尔茨海默症患者的世界。他以独特的演技塑造了一个令人难忘的父亲形象,不仅展现了父爱的深沉,更让观众感受到舞台艺术的独特魅力。

11月27日下午,记者与金士杰相约。我们一起谈了谈对《父亲》的角色探索,求解父亲的人生哲学,也聊聊舞台与话剧。

坚守舞台 等待那些需要它的人

记者:首先想问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在已经有电影的情况下,我们为什么还要去看同剧本改编的舞台剧?

金士杰:很多人会觉得,故事都一样,为什么还要走进剧场?但我想说,舞台剧和电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艺术形式。话剧《父亲》剧本的作者是个写舞台剧的高手,他非常清楚舞台的限制——时间、空间是固定的,不能像电影那样随便切换镜头。但在他手里,这些限制反而成了创作的利器。

我读完剧本后非常惊讶,它让我觉得自己好像在透过显微镜,在看一个平时肉眼看不见的世界。这种非常真实甚至有点可怕的生命体验,就是剧本要传达的东西。舞台剧能让你进入一个人的内心。所以我坚定地认为,这个剧本本该以舞台剧的形式面对观众。

记者:从上世纪80年代自编自导推出话剧《荷珠新配》,到如今参与多元创作,您亲历了剧场40多年的变迁。您觉

得珍贵的。我相信,还是会有很多有相同爱好的人来到剧场、享受戏剧。

演绎父亲 在角色中看见人的复杂

记者:您演过很多父亲角色,比如《刺者为王》里女主角的父亲,还有这次的话剧《父亲》中的父亲。这些角色让您对父亲有什么不一样的认识?

金士杰:我自己既是儿子的父亲,也是父亲的儿子。这种多重身份让我对父亲这个词语有着复杂的感受。有时候在路上走着走着,就会突然产生一种感性的认识——我是父亲。这种认知不是刻意为之,而是在某个瞬间自然而然地涌现。

记得在《刺者为王》里和舒淇扮演父女时,我心里有一个特别强烈的念头——我要做父亲的“代言人”。这个想法源于我对父亲这个身份的观察和理解。我觉

得天下的父亲大多是羞涩的,或许很多人在有生之年都没有足够的勇气和热情,在孩子面前展现内心那些深沉的爱。他们不善言辞,连给你一个拥抱,或者做一个讨好,要宝卖乖的表情,都有点困难。

我在他们心中看到很深的爱,这是我深深知道、也深深领受过的。因此,演这些角色时,我下定决心要帮他们把心声说出来,把那些“情话”,不脸红、不气喘地说出来。

记者:但父亲并不都是这样美好的形象,比如话剧《父亲》中的父亲,他甚至有点“黑暗”,您觉得演绎这样的父亲有什么挑战吗?

金士杰:我演过这么多父亲,常常反问自己,你的父亲或者任何人的父亲,在你的心目中如果不是像《刺者为王》中舒淇的父亲有那么美好的心肠、那么有爱的初衷,如果他凶猛,甚至更糟糕呢,他还是父亲吗?对,他也是父亲。我想,这也是父亲的复杂性。

话剧《父亲》里这位父亲的角色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得了阿尔茨海默症。疾病像一面放大镜,把他身上所有的东西——好的、坏的、显性的、隐性的,都放大、扭曲、折射出来。

表演最大的挑战在于,要展现病症发展的渐进过程。阿尔茨海默症不是一成不变的,这就要求我在表演时找到渐进的状态。这确实比较辛苦,前期必须做大量的功课,我也从身边朋友或是间接的转述中获取信息。还有纪录片,甚至文学作品上的一些描述,都是我取材的地方。

因为病症的特殊性,我需要展现的不仅仅是外在的症状,更重要的是那种内在的不安全感和混乱。这种混乱不是无序的,而是有一种内在的逻辑——一个逐渐失去对自己和世界控制的逻辑。因此,出演这个角色是我演员路上的一个高光时刻。不是说我演得好不好,而是这段经历本身对我而言非常珍贵。